

西南联大剧艺社始末

李光荣 宣淑君

目 录

- I. 引言
- II. 诞生
- III. 外联
- IV. 尾声
- V. 结语

引 言

在中国校园戏剧史上，剧艺社不仅是西南联大戏剧活动的有力收束，而且是承上启下，开拓北大、清华、南开戏剧新篇的剧团。剧艺社的贡献，首先，它继承了临大剧团和联大剧团开创的戏剧传统，面对现实，演出抗战戏和反内战、争民主的戏剧，用高超的艺术为现实斗争服务，以突出的“艺术”特质，推进了学院派戏剧艺术的发展；其次，在西南联大诸多剧团中，剧艺社是唯一能够自编、自导、自演的剧团。其成功的剧作可以和抗战时期著名的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相提并论。¹⁾再次，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

1) 王蒙：《再说文艺效果》：“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动员抗日、《凯旋》反对内战，演完后观众边哭边喊口号……这都是直接的眼前的正面的效果”；崔国良《名家十日谈：王松声和街头剧》：“《凯旋》在中国话剧史上同抗日战争中《放下你的鞭子》一样，在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里，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剧艺社还发起并参与筹划组织了一台彝族民间歌舞的演出，开创了原生态民族歌舞登上城市大舞台的历史；此外，西南联大北返后，剧艺社分化为北大、清华、南开剧艺社，开启了三校戏剧活动的新进程。

但是，这个有着独特价值和地位的社团的历史，却有一些不明了处。本文在介绍其历史的同时，试图对其诞生和业绩中几个不甚明确的问题作重点论述。

诞 生

关于西南联大剧艺社的诞生时间，剧艺社内部没有统一认识，有人认为诞生于1945年春，其标志是《草木皆兵》的演出²⁾，有人认为诞生于1945年秋，其标志是干事会的产生³⁾被视为剧艺社“社史”的《为人民群众呐喊的校园戏剧——回忆西南联大剧艺社》则采取中和的态度：“两次《草木皆兵》的演出（按，指1945年寒假前和寒假中的演出，演出情况见下文），准确地说，不能算作剧艺社的演出，因为那时剧艺社尚未作为演剧团体出现，而只是一个壁报团体。但参加两次演出的许多人都是后来的剧艺社主要成员，剧艺社就是在这两次演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草木皆兵》看作剧艺社演出的开始，也是可以的。”⁴⁾这种态度模棱两可，实际只是史家的存疑方式。剧艺社到底从何时算起，迄无定论。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剧艺社的诞生时间应为1944年秋，标志是《剧艺》壁报的诞生。其理由有五：一、办壁报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壮大队伍，组织演出；二、壁报首次打出了“剧艺社”的名称；三、壁报的主要人员正是后来演出团体的骨干；四、壁报的刊头徽记成为剧艺社的社徽；五、剧艺社的导师，从壁报时期到演出时期一直是闻一多。而外在的根据是，西南联大训导处的社团登记表中只

2) 鬼斗《剧艺社》最早提出，后为张源潜等坚持。鬼斗文见《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

3) 萧荻：《承前启后的战斗集体——忆西南联大剧艺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笛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等，1986年。另，2005年5月萧荻给笔者信，专门强调了这一点。

4) 程法伋、孙同丰：《为人民群众呐喊的校园戏剧——回忆联大剧艺社》，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有一个剧艺社，没有两个，也就是说，学校从没有把“剧艺壁报社”和“剧艺演出社”分开来看。

现在就从《剧艺》壁报谈起。

1944年“五四”以后，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壁报纷纷亮相。但在数十种壁报中，还没有一种是关于戏剧的。暑假中，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组织一批同学到部队去劳军，由于从西南联大征集到的女同学不够，便从昆华女中挑选，这样，劳军队员便由西南联大和昆华女中同学组成，辛志超为领队，萧荻任队长，何达任副队长。劳军活动的一个内容是演出文艺节目，剧本选定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再由张源潜改编润色，由萧荻任导演，罗长友管后勤，程法伋、游继善和昆华女中的张琴仙（张进）任演员。多数人是初次涉足戏剧，演出水平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士兵还是较为满意。这给参加演出工作的同学很大鼓舞。秋季开学后，这些同学便想在学校里演戏。但演戏光他们几个人远远不够，其他条件也不具备。于是他们便想先办一份壁报，以壁报的形式宣传戏剧，扩大影响，吸引人才，以期将来能够组织演出。这时，又有王松声、温功智等同学参与谋划。张源潜根据“孤岛”时期的上海剧艺社和重庆的中华剧艺社之名，提出用“剧艺”命名壁报，得到大家的赞同。大家推举张源潜主持壁报的组稿和出版工作。经过简单筹备，一份面目全新的《剧艺》壁报出现在校园中。这份壁报立即吸引了师生的目光，尤其是它那喜剧形象的刊头，新鲜别致。这个刊头是张源潜设计的。他后来说：“所谓‘设计’，我只是在一本《戏剧月报》封面上看到两种希腊戏剧的面具，一个是悲剧的，长方形，瘦瘦的一副苦相；另一个是喜剧的，脸圆圆扁扁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很讨人喜欢，便描下来，放大了，给几位老朋友（松声、萧荻、硕文、法伋）看，在嘴巴里安上‘剧艺’二字，作为壁报的刊头，他们认同了，就用剪纸方式（比用色笔描画色调均匀）贴了出去”，⁵⁾这幅希腊喜剧形象面目十分显眼，轻松活泼，引人发笑，于是受到广泛好评。

《剧艺》壁报每期都随着这副夸张的笑脸面具亮相校园，读者老远望见刊头，就知道它是什么壁报，渐渐地，大家便把它作为《剧艺》壁报的象征，后来也就做了剧艺社的社徽。由于学生社团大增，壁报繁多，学校于秋季开始执行5月份出台的《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要求各社团严格登记。《剧艺》壁报刊出后，按照学校的通令，需到训导

5)张源潜：《关于本刊头徽记的史话》，《剧艺社社友通讯》（内刊）第29期，2005年5月20日，第30页。

处去补办登记手续，萧荻委托王松声和另一人（迄今不知其名）去办理。训导处的老师曾问：你们未演过戏，为何称“剧艺社”？王松声答：我们是出版《剧艺》壁报的那个社，不是演戏的剧团。于是作为壁报团体登记了。他们在登记表的相应栏目，填上负责人王松声、施载宣（即萧荻），导师闻一多。至于成员，表上没有要求登记，当然是《剧艺》壁报的最初参与谋划者何达、张源潜、程法伋、游继善、罗长友、温功智、丛硕文等人了。《剧艺》壁报不定期出版，共出几期没人记住，大概只出了二、三期。因为剧艺社的主要兴趣不在戏剧理论研究，而在于戏剧演出实践上，所以办壁报不像一些社团那样积极，它主要是打出“剧艺社”的招牌，宣传剧艺社的主张，以期引凤来巢，目的达到，就改弦更张，转为演出戏剧。《剧艺》壁报上的文章，据剧艺社社员回忆，有王松声的《戏剧之成为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温功智关于舞台灯光的文章，程法伋《清宫外史》观后感（按，《清宫外史》1944年9月在昆明上演），张源潜的几篇“读剧随笔”等。壁报不等于演戏，但壁报为演戏张了目。《剧艺》壁报完成使命后，剧艺社便转入演戏了。

这年秋，日本大举进攻我西南后方，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发表告青年书，动员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云南省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龙云任主席，梅贻琦、熊庆来等为委员。11月29日，西南联大在东食堂举行集会，由教授多人向学生演讲，勉励青年从军。至12月9日，西南联大报名从军者达340人。为欢送同学参军，学校举办多种活动，其中一项是演出话剧。据萧荻回忆：“由于大家知道我演过戏，训导长查良钊便要我负责邀集一些同学筹备演出。我便找了原戏剧研究社的张定华等，和曾在校内演过戏的王松声、温功智、丛硕文等同学，串联一些同学排了夏衍同志的三幕喜剧《草木皆兵》，借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了三场。”⁶⁾这段话包涵了丰富的信息：第一，这次演出是学校交给的任务，不是剧艺社的计划内容，因而未打剧艺社的牌子；第二，找萧荻负责，是因为他“曾演过戏”，并不是因为他是剧艺社负责人；第三，萧荻“邀集”同学时并不局限于剧艺社成员，而是在全校范围内挑选。所以，这一次《草木皆兵》不能算剧艺社的演出。不过查先生在考虑找萧荻时是否有他是剧艺社负责人的因素呢？因为“演过戏”并且名声很响的还有其它同学。再以西南联大的各剧团而论，“皖南事变”前

6) 萧荻：《承前启后的战斗集体——忆西南联大剧艺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等，1986年。

后，剧团较为兴盛，演剧颇多，到了1944年底，各剧团的演出活动消歇，以剧团名义的演出几乎没有，剧艺社是唯一以戏剧团体开展活动的组织，尽管此时它不演戏，但它的性质属于戏剧团体，这样，找这个团体的负责人组织演出最为恰当。因此，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萧荻，与壁报团体剧艺社也有关系。萧荻组织的人马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原联大剧团成员，一部分是剧艺社社员。原联大剧团成员有张定华、黄辉实、黄伯申、杨郁文等，张定华和黄辉实是联大剧团的元老，黄伯申和杨郁文后来参加了戏剧研究社的活动，但同时仍是联大剧团的人；剧艺社的社员有张源潜、温功智、丛硕文等，丛硕文当时是山海云剧社的，后来亦成为剧艺社的中坚。从这个阵容看，说《草木皆兵》为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的合作演出更为恰当。张定华曾在回忆联大剧团的文章中说：“我们在学校里还演出了陈白尘同志的剧作《草木皆兵》。”⁷⁾如果把这次演出挂在剧艺社的名下，就无法说服联大剧团的成员，换句话说，两家将有打不完的历史“官司”。我们的观点是：1945年1月19—21日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的《草木皆兵》是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的合演；对于剧艺社来说，此次演出更为重要一些，它是剧艺社由学术团体转向演出团体的转折点。

紧接着，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又组织西南联大学生去建水劳军，便把《草木皆兵》搬去演出。此次的演员有温功智、王松声、齐亮、李明、李凌、马如瑛、裴毓荪等。劳军队伍于1月29日出发，整个寒假都在建水度过，演出了多场《草木皆兵》。此次还是不能算作剧艺社的独立演出，因为一方面它是上次演出的承袭，另一方面演出没有打剧艺社之名。它的意义是再一次发现了戏剧人才，为剧艺社以后开展活动和壮大队伍做了进一步准备。

正式以“西南联大剧艺社”的名义从事演出的是1945年3月开始的小剧场活动。

春季开学后，大家演戏的愿望更为迫切。一天，萧荻、王松声、温功智、郭良夫、程法俊等同学在一起商量演戏之事，大家觉得困难很大，于是想起了中文系老师郑婴介绍过的小剧场。郑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过“筑地小剧场”的演出，大家觉得，何从小搞起，开展小剧场活动，准备条件，再考虑演大戏，便决定找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的负责人李储文商量，想借服务部的小礼堂开展小剧场活动。由于两次劳军工作中

7)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团》，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等198年。

都演出了戏剧，剧艺社的人和李储文彼此熟悉，萧荻还当过李储文的助理干事，所以李储文给予了热情支持，并愿意将外国友人捐赠的布幕、化妆品和服装提供使用。场地解决后，大家热情更高，劲头更足，齐心协力，参与小剧场的建设。服务处小礼堂在新校舍南区，整所房子是木板结构，长方形，东头有一个小舞台，座位可以容纳一二百人。剧艺社在舞台的后壁开了一道小门，把后台设在屋外；萧荻又设计了一堂可以拆拼的活动布景框架，请黄辉实制作（黄已在一家工厂工作）；大家再把服务处的布幕挑选改造后悬挂起来，小剧场的舞台便制作成功了。演员方面，主要是剧艺壁报社的社员和《草木皆兵》在建水演出的队伍，再加上大家约请来的本校同学。王松声和温功智还把留在昆明的原国立剧专的同学凌琯如、陈健、胡庆燕等请来参加。这时，演员的实力已较为雄厚了。

剧团首先选定排演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未婚夫妻》两出剧。这两出剧都是抗战时期优秀的独幕喜剧。《禁止小便》“抓住国民党官僚行政机构的一些本质特征，辛辣地讽刺了衙门作风的腐朽和丑恶，高度发挥了讽刺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现代喜剧史上一出脍炙人口的喜剧佳作。”⁸⁾《未婚夫妻》是后来《结婚进行曲》的初本，“通过一对未婚夫妻在租房、求职和婚姻自由的矛盾中遇到的种种叫人啼笑皆非的尴尬事，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扼杀人民基本权利的黑暗现实，也表现了对青年人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的赞扬。”⁹⁾剧艺社选演这两个剧本，表现出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的不满。《禁止小便》由温功智、丛硕文和王松声三人合演，温功智演主角老文书。《未婚夫妻》由张天珉（张添）和施巩秋主演。演出前，以“西南联大剧艺社”的名义贴出海报，日期是周末和周日，出售座票。“演出场场满座，气氛十分热烈。”¹⁰⁾演出成功，大家倍受鼓舞，接着再演第二次。这一次选定剧本《镀金》。《镀金》是曹禺根据法国剧作家拉比什《迷眼的沙子》改编的。原剧为两幕，曹禺把它改为独幕，目的是供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教学用。这出戏通过对以金钱作为唯一标准衡量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独特关系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的众生相，“有风度、有幽默、有趣味。”¹¹⁾这出剧由萧荻、张天

8)陈白尘、董健：《中国戏剧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529页。

9) 陈白尘、董健：《中国戏剧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53531页

10)程法俊、孙同丰：《为人民大众呐喊的校园戏剧——回忆联大剧艺社》，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曹禺：《镀金·后记》，田本相编《曹禺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珉、傅素斐、陈柏生、张源潜等人演出，效果很好。演出日期为1945年4月。此剧演出前，由陈健和胡庆燕演出独幕喜剧《诗人与警察》。他俩是国立剧专的高才生，演技精湛，全场为之倾倒。这两次小剧场演出是剧艺社树起招牌、独立演出的开始。

这年“五四”，西南联大举办纪念周，学生自治会计划由剧艺社演出曹禺的《日出》。虽然因时间仓促，未能演成，但说明剧艺社此时已是全校认可的能独立演出的戏剧团体了。的确，1945年剧艺社的地位有如1939年联大剧团中的地位，是西南联大唯一能够演出大戏的剧团。

1945年9月3日，新学期开学。剧艺社为了组织力量，壮大队伍，进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乃以广告的形式征求新社员。广告贴出，应者踊跃，几天内有三四十人报名。人多了，就需要成立领导班子。按照西南联大的传统，组织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再说，新加入的社员互不认识，影响交流，有必要聚在一起作些介绍。于是大约在9月下旬，剧艺社在一家茶馆里举行了迎新会并选举领导。大家边喝茶边开会，气氛热烈轻松。举行选举时，先由主持人宣布选举要求，再经过自由提名，然后举手表决，结果萧荻当选社长，王松声、程法伋、温功智、罗长友、孙同丰、王××（按，王××是国民党党员，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在剧艺社的所有材料里都用“××”代替，现只好原样使用）当选干事。接着干事会作了分工，把6名干事分为总务、研究、联络三个组。剧艺社的社员有哪些，因当时没有登记，剧艺社的组织原则又是开放式的，愿意来的都可以参加，不愿意的可以离开，所以没人记得住。连剧艺社同仁近年所写的“社史”都说：“联大剧艺社的社员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有的是早期筹划的元老，有的是演出时自愿或邀请来帮忙的同学，还有的是在公开贴布告招收新社员时自动报名参加的。”¹²⁾当事人都弄不清，后人恐怕更困难了。笔者根据各种材料和走访所得，认为这时的社员除上述当选为干事会的成员和离校的张源潜、卢坤瑞等人外，主要有丛硕文、裴毓荪、李凌、马如璞、黄钟英、游继善、过冉、张天珉、施巩秋、傅素斐、陈柏生、郭良夫、阎昌麟、聂运华、刘薇、彭佩云、吴学淑、杨凤仪、汪仁霖、冯建天、李志的、许健冰、张魁堂、张燕俦、闻立鹤、徐树元、程远洛、童璞、张祖道、吴征镒、王悬、胡小吉、汪兆悌、刘海梁、万文伟、伍骅、萧明、沈叔平、吴岱法、刘瑞歧、虞锡麟、钱惠濂、江景彬、傅姬、郑

12) 程法伋、孙同丰：《为人民群众呐喊的校园戏剧——回忆联大剧艺社》（未刊稿）附录。该文在发表时略去了附录部分

一标、周锦荪、常正伟等。¹³⁾从这个阵容可知，这时的剧艺社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具备了各个方面的戏剧人才，是一支较为成熟的演出队伍了。

剧艺社从1944年秋诞生到1945年选举产生组织领导，正好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剧艺社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由少数戏剧专长者组成的团体扩展为戏剧爱好者济济的队伍。在此间的诸多活动中，小剧场演出的效果最为显著，它是剧艺社由学术团体转为演出团体、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剧艺社不像联大剧团，借助了名人的力量一举成功，而是靠自己的力量稳步走向成熟。具备这样一支队伍的戏剧团体，当然要在戏剧领域一展才华了。

此后，剧艺社演出的第一出大戏是吴祖光创作的《风雪夜归人》，是为西南联大8周年校庆而演出的。演出受到普遍赞扬。正当剧艺社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二·一”运动改变了剧艺社的方向和道路。在“一二·一”斗争中，剧艺社自编、自导、自演了《匪警》、《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民主使徒》（即《潘琰传》）等戏。在1946年5月4日，又演出夏衍创作的《芳草天涯》，庆祝西南联大圆满结束。关于剧艺社扩大组织后的创作和演出情况，由于篇幅关系，将另文论述。

外 联

剧艺社的对外联络较为多样，例如温功智、丛硕文等多次参加校外其他剧团的公演，萧荻等参加国立剧专校友在昆明演出《棠棣之花》并负责后台工作，社里曾派社员去辅导一些中学剧团演出等，这里主要讲劳军、帮助新中国剧社和组织彝舞演出三件。

劳军活动在剧艺社成立之前就开始了。它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组织的。由于学生服务处设在西南联大南区，与西南联大有较多接触，劳军活动一般由西南联大学生进行。劳军活动中由剧艺社完成的是演戏。1944年暑假，由辛志超任队长，萧荻、何达任副队长和许多后来剧艺社的元老为团员的劳军队，去昆明郊区中央军第五军和云南第十八师慰问，演出经过改编的独幕剧《锁着的箱子》。这次演出为后来剧艺社的成立奠定

¹³⁾此名单根据各种材料汇集整理，并参照了《为人民大众呐喊的校园戏剧》（未刊稿）附录“社员名单”。错漏不可免，祈望指正补充。

了基础。1945年寒假，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又组织西南联大学生去建水慰问云南地方部队第二十二师，剧艺社演出了三幕剧《草木皆兵》。这出戏曾是西南联大为欢送从军同学组织全校的戏剧人才，在放假前演出的。这次劳军演出换了一些演员，基本上是剧艺社成员完成的了。同年暑假，基督教青年会再组织西南联大同学去二十二师慰问，剧艺社准备了《禁止小便》等独幕剧去演出。但劳军之中，日军投降，大家觉得演这些戏不足以表达喜悦的感情，于是自编独幕剧《胜利以后》进行排演。这三次劳军是剧艺社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合作，是剧艺社与部队的联系，也是剧艺社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在剧艺社的历史上，值得重点抒写的还有与新中国剧社的亲密关系和组织彝族歌舞到昆明演出两件事。

桂林战事吃紧，新中国剧社撤出，于1945年春到达昆明。初来乍到，工作开展困难重重。这时，西南联大剧艺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新中国剧社完成了许多演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本来有许多老关系：孙同丰曾参加过新中国剧社在湘潭的演出，和蒋柯夫、严恭、岳勋烈是故友；王松声和严恭的弟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萧荻与社长瞿白音是旧交等。因此，两个剧团很快建立了联系并结成了亲密的伙伴，在以后的戏剧活动中，两剧团携手合作，几乎联成一体。

新中国剧社是一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创作力旺盛的队伍。到昆明后，他们很快创作出了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在1945年5月18日西南联大文艺社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九周年纪念晚会上，新中国剧社应邀参加，并首次演唱了樊庚稣作词、费克作曲的歌曲《茶馆小调》。很快，《茶馆小调》就成为昆明的“流行歌曲”，并一直唱到解放战争时期，传遍了全国。闻一多有感于新中国剧社“能把握人民现实生活”¹⁴⁾的优长，撰写了《“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一文，加以褒扬。

“一二·一”运动中，剧艺社编演三幕剧《民主使徒》，“正在新中国剧社养病的演剧四队著名导演张客抱病担任导演，新中国剧社无保留地供应了演出需要的布景、灯光等舞台器材”。¹⁵⁾新中国剧社的李鸣回忆说：“联大剧艺社自编自演的《潘琰传》，舞台工

14) 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闻一多全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 萧荻：《承先启后的战斗集体——忆联大剧艺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筵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等，1986年。

作、舞台器材、群众演员由我们去支援。在那时的白色恐怖下，我们越干越起劲。我和王劲、黄国伦都是从头到尾参加演出的，也等于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可以说，在昆明当时的话剧运动中，新中国剧社和西南联大剧艺社是联成一体的。”¹⁶⁾

新中国剧社在昆明学生“停灵复课”后，排演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剧艺社参加了布景制作、装台和其他舞台工作。此时已是新中国剧社的凌瑄如对此有深刻的记忆：“《大雷雨》是白音导演的，让我演卡琳娜一角，我们的制作费极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凑合借来的。人手缺，是西南联大剧艺社组织了同学大力支援我们，热情帮助我们。”¹⁷⁾1946年初，洪深到昆明为新中国剧社导演阳翰笙的《草莽英雄》和他自己的《鸡鸣早看天》，演员不够，剧艺社即使在期末大考之时也立即派人参加工作，萧荻、徐树元、聂运华、张天珉在《草莽英雄》中当演员，汪仁霖在《鸡鸣早看天》中饰演重要角色。正如田汉所说：“《草莽英雄》“演出规模很大……亏着联大剧艺社和其他学校剧团同人来帮忙，所以不感竭蹶。”¹⁸⁾后来新中国剧社排演吴祖光的《牛郎织女》，剧艺社也出过大力。可以说，新中国剧社在昆明所演的各个戏中，都渗透着剧艺社的辛劳。特别值得记起的是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的舞台工作人员制作布景以至发明创造的功绩。例如，他们用旧布或麻布片缝成所需的布，裱上纸，再涂上颜色，做出各种布景。用完后放在水中清洗过后，又可以使用。如此，节约了许多经费。再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场景，是他们制作成伸缩架搭在空中，让演员在“星空”中实现的。这些创造有力地支持了戏剧的演出，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剧艺社帮助新中国剧社完成了许多演出，同时，业余的剧艺社社员也向专业的新中国剧社社员学到了许多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6年元旦和春节，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共同联欢，导师闻一多和吴晗、田汉、安娥、洪深、孟超、蓝马、尚钺、夏康农、楚图南等社内外文化名人出席。在元旦联欢会上，剧艺社演出京剧《鸿鸾喜》，两社合演滑稽文明戏《唐伯虎点秋香》，由熊伟、孟超、汪巩、萧荻、费克、严恭、蓝马、奚蒙共同完成，蓝马还表演了滑稽走钢丝等。在春节之日，两社按云

16)李鸣：《愷德年代》，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集》，第六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7)凌瑄如：《难忘的两次演出》，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集》，第六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8)田汉：《新中国剧社的奋斗与西南剧运》，《田汉文集》，第15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南习俗，在天井里铺上青松毛，席地而坐，共进年夜饭，饭后演出节目。这一天，两社还为萧荻举行了婚礼。这时萧荻已加入新中国剧社，拥有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双重身份了。田汉在一块红绸子上写了贺词，大家均在上面签名留念。两次联欢进一步加深了社员彼此间的情谊。50余年后，西南联大剧艺社授予严恭名誉社员，新中国剧社授予郭良夫、王松声、孙同丰名誉社员，2006年，新中国剧社又为郭良夫举办90岁寿庆，可见两个社团友谊的深厚与长久。

如果说彼此的合作与交往两社社员记忆深刻，在各自的“社史”中都有记载的话，组织彝族民间歌舞演出一事却被两社“社史”疏漏了。

1946年5月，一台原汁原味的彝族原生态民间歌舞演出在昆明举行，演出轰动全城，引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这台演出是闻一多主持策划，王松声、毕恒光等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也是在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支持和西南联大剧艺社、新中国剧社的帮助下，在昆明艺术界各团体和名人的配合下，以“圭山彝族旅省学会”的名义主办的。准确地说，功劳属于大家，这里把它归在剧艺社名下，不仅因为剧艺社为演出做了大量工作，更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人物：剧艺社导师闻一多、剧艺社负责人之一王松声所起的关键作用。演出的筹备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暑假，云南的地下党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挑选15名进步同学，组成“暑期服务队”，去石林县圭山一带宣传抗日。服务队由王松声、侯澄、杨邦祺、陈月开、吴大年、李美全、陈彰远、陈端芬、杜精南和毕恒光等同学组成。侯澄任队长，他是云南大学学生。毕恒光是金江中学学生，又是当地彝族同胞，所以他还兼有向导的职责。服务队到圭山后，住在海邑天主教堂，面向周围十几个村子开展工作。由于民族隔阂和语言不通，群众一时难以接受。服务队白天和群众一起干农活，晚上办班教青年识字，工余帮助群众搞卫生、做家务，王松声编了一个剧本《彝汉一家》排练演出，这样，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服务队员们看到，彝族人民的生活极其简陋，但歌舞却非常优美。每到晚上，男女青年便聚在麦场上唱歌跳舞，快乐无比。服务队员在艰苦的劳动和奔放的乐舞中感受着彝族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艺术敏感力和鉴赏力很强的王松声，意识到这些歌舞中潜藏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联想到都市舞台上的颓靡之风，便产生了把它们搬到昆明去演出的想法。他把想法告诉毕恒光，原来毕恒光也有此意。他俩不谋而合，大为高兴。之后，他俩进一步商讨了计划，并和队长侯澄等作了商量，他们决定各自再作一些考虑，等服务队完成任务回昆明后再作议。

回到昆明后，抗战已经胜利，形式发生了变化，大家忙于其他事，此事便搁置了下来。一天，毕恒光去找王松声，他俩又谈起此事，谋划了方案，最后决定去找德高望重，号召大家“向人民学习”¹⁹⁾的剧艺社导师闻一多指导。1946年春的一天，王松声领着毕恒光去拜访闻一多。闻一多静静地听了他们的谈话，非常高兴。因为闻一多对彝族歌舞已有观感。那是1945年2月中旬，西南联大悠悠体育会组织去石林（路南）县旅游，闻一多应邀参加，一天晚上，旅游团与彝族青年联欢，彝族青年表演“跳月”舞蹈，节目演出过后，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舞。50年后，当年还是小女孩的同游者宗璞仍记得：“学生们在尾则小学的操场上围成大圈子，学跳阿细舞，唱歌、朗诵诗，闻先生还站在操场的石埂上讲了话。”²⁰⁾旅游团回到昆明后，曾在一次周末晚会上专门介绍路南，《云南晚报》载：“明晚周末晚会举行‘路南介绍’，由闻一多教授讲‘夷胞生活’，并由男女同学八人表演夷胞歌舞。”²¹⁾由于闻一多对彝族舞蹈早有认识，听完王松声和毕恒光的计划后大为赞同，并说要使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接着，王松声和毕恒光又去找音乐家赵沅和舞蹈家梁伦商量，“他们都说：好！”²²⁾闻一多建议先赴石林组织节目，由梁伦和王松声、毕恒光前往，挑选演员，确定演出内容并作初步排练，把解说词写好，而后带演出队到昆明来。他自己则在昆明征求文化界人士的意见，联络各方，争取得到广泛支持。王松声等三人骑马在石林和弥勒两县的村子里转了十来天，挑选了四五十个演员，于4月中旬集中于石林县城，在梁伦指导下进行初步排练并做些技术处理，王松声执笔写出了介绍彝族生活、历史和演出节目的音乐、舞蹈的解说词。闻一多则通过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解决了垫付彝族演员来昆明的路费和住处等问题；得到了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提供演出所需的全部设备的承诺；获得了昆明文艺界前辈的支持。正如昆明《学生报》所说：这次演出实际上是“集全昆明艺术界于一堂”了。²³⁾

1946年5月17日，演出队到达昆明，借宿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编导团的指导下，进一步排练，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给予他们多方帮助。19日晚，举行招待演出，新闻、

19) 闻一多为酝酿筹备的西南联大“艺联”的题词，见王景山：《闻一多先生的题词》，《北京大学校刊》，第442期，1986年7月5日。

20) 先燕云：《三千里地九霄云——宗璞与云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21) 《周末晚会介绍路南》，《云南晚报》，1945年3月1日。

22) 《关于西南联大剧艺社的一些情况》（王松声同志谈话记录），《“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3) 《学生报》（昆明），第17期，1946年5月26日。

教育、文化、艺术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出席，演出引起强烈反响。演出完后即举行编导团会议，闻一多等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会上还给编导团分了工：闻一多、费孝通、查良钊、楚图南、尚钺诸先生为顾问，赵沅、梁伦和剧艺社的王松声、温功智、徐树元、聂运华、郭良夫、萧荻等为编导、音乐、舞蹈、朗诵、舞台等小组负责人。根据大家的意见，在编导团的具体指导下，对节目再做了进一步整理提炼，定于5月24日起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礼堂公演。消息传开，座券提前销售一空，团体定票接连不断。

5月24日晚，闻一多异常兴奋，带领全家前往观看。表现战争的“跳鼓”、“跳叉”、“跳鳞甲”勇武豪迈，气势雄壮；表现爱情的“阿细跳月”、“大箫”、“一窝蜂”、优美热烈，纯洁健康；记述历史的“阿细的先基”深厚悠远，充满幻想；反映娱乐生活的“架子骡”、“拜堂乐”、“三串花”、“猴子掰包谷”、“鸽子盗食”生动幽默，趣味盎然……那木叶，那口弦，那大三弦的乐音各具特色，富有表现力。二十多个节目组合成一个艺术整体，真切地表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与感情，深深地征服了观众。演出大获成功，昆明又一次轰动。但演出仅两天，省党部便以“演出受共产党利用”为借口下令禁演。大家很着急，王松声、侯澄、毕恒光又去找闻一多。闻一多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找张冲。张冲是彝族将军、滇军元老、台儿庄大战名将，威望极高。张冲听后，立即找省党部书记长交涉，得以重演。此后，观众越来越多，不得不将每晚演一场改为日夜各演一场。本应多演一段时间以满足观众的愿望，但演员们要回去收麦插秧，不得不于6月3日结束。

6月3日晚，昆明文化界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举行欢送圭山彝族演出队联欢会，出席的文化界人士和学生达三千多人。剧艺社、新中国剧社、云大剧社、昆华女中合唱团、中华小学舞蹈队等文艺团体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彝族青年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情歌、跳起了《阿细跳月》，大家欢声笑语，热闹非常，但内心却充满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快十二点了，主席不得不宣布联欢结束。

演出期间，昆明各家报刊纷纷报道演出情况，刊登评论文章。演出结束后，《时代评论》出了《彝族音乐舞蹈会专号》，刊登了费孝通《让艺术生长在人民里》、梁伦《山城看彝舞》、尚钺《论保存中国民族艺术与彝胞舞蹈》、高寒《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蹈》、徐嘉瑞《圭山区的彝族歌舞》等。闻一多则为专号题词：“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来折磨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²⁴⁾

此次演出是彝族民间歌舞登上城市现代舞台的开始。它不仅在昆明史无前例，而且在

中国艺术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开创了把彝族原生态民间文艺搬上大雅之堂的历史。它也是“五四”以来所倡导的文艺民族化和民间化的一次光辉实践。因此它应当被载入史册。

发动并组织彝族民间歌舞演出是剧艺社一项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也有新中国剧社的一份功劳，而其首功，应当归于闻一多和王松声。

彝族歌舞的演出激活了闻一多的创作灵感，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把两千年前的《九歌》还原成歌舞剧，“实现了”“多年的愿望”。²⁴⁾编写脱稿后，他立即策划排演。他让闻铭夏写了四份剧本，而后请赵沅、梁伦和剧艺社的郭良夫、萧荻和王松声到家里，把稿子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分别负责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排练演出、演出脚本等工作，还向他们谈了自己的创作构想。等他们熟悉了剧本之后，闻一多又请他们去昆明《民主周刊》社讨论过一次。可这时，西南联大已陆续北返复员，《〈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已不可能在昆明演出。不过，闻一多把演出工作交给剧艺社是确定了的，他打算回到北京后，请中国民主同盟主持演出事宜，由西南联大剧艺社排练演出。可是，闻一多未能回到北京，剧艺社回北京后组织有了变化，且面临新的形势，没有实现演出《〈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愿望，成为历史的遗憾！

尾 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4日完成其历史使命，接着分批北返复校，7月11日，最后一批车队开离昆明，剧艺社的社员也由此一分为三，分别进入北大、清华、南开了。但他们在一段时期内仍以西南联大剧艺社的名义开展活动，后来才分别成立了北大、清华、南开剧艺社，延续着西南联大剧艺社的生命。

1946年秋季各校开学，复员到北大、清华的同学都暂住在国会街北大四院。11月1日，西南联大校庆，西南联大剧艺社在北大四院礼堂演出了陈白尘的《未婚夫妻》和《禁止小便》，这是当年剧艺社开展小剧场活动时演出过的戏，这次，演员发生了变

24)闻一多：《为彝族乐舞团题词》，《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5)闻一多语，转引自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化：在《未婚夫妻》中，聂运华饰丈夫、汪兆悌饰妻子、丛硕文饰房东、童璞饰主任，《禁止小便》的演员有温功智、丛硕文等。12月1日，北大清华分别纪念“一二·一”运动一周年，西南联大剧艺社演出了诞生于“一二·一”运动中的《审判前夕》和《凯旋》。参加《审判前夕》演出的有刘薇、张天珉、万文伟、张源潜、张潜生等，演《凯旋》基本上是在昆明演出时的原班人马，聂运华饰爷爷、常正文饰团长、丛硕文饰魏参谋、江景彬饰日本军官、伍骅饰小凤、汪仁霖饰小福。这两出戏连演了三场：白天在北大演出，晚上在清华演出，第二天在燕京大学演出。12月9日，北大举行“一二·九”运动十一周年纪念，西南联大剧艺社的北大社员演出了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聂运华饰父亲，刘薇饰女儿。这是西南联大剧艺社到北京后的几次重要演出。

因学校不在一处，以一个组织统一行动有诸多不便，在以上演出的过程中，两校各自酝酿成立独立的戏剧组织。

1946年12月20日，清华剧艺社宣告成立。这天晚上，西南联大剧艺社的清华社员在同方部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迎新晚会，出席会议的有郭良夫、万文伟、孙同丰、刘海梁、吴征镒、张魁堂、张源潜、张同道以及新社员杨春曜、靳禄民、张潜生、李咏等20余人。会上通过了清华剧艺社章程，选举了郭良夫为社长。清华剧艺社成立后，发扬西南联大剧艺社的传统，针对现实编写剧本，演出剧目。后来又几次扩大队伍，吸收新社员。1947年初，社长由万文伟继任。秋，再由闻立鹤继任。1948年5月，闻立鹤去了解放区，剧团骨干徐应潮、孙同丰、李咏担负起了清华剧艺社的工作。1949年春季开学后，社员大部分离校，清华剧艺社自动解散。

1947年初，北大剧艺社宣告成立。这天晚上，西南联大剧艺社的北大社员在北楼一层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迎新晚会，他们把课桌搭成一艘海轮，名为“凯旋号”，老“水手”迎接新“船员”上“海轮”，“凯旋号”起航，预示着北大剧艺社正式成立，首批成员有丛硕文、聂运华、游继善、常正文、江景彬、汪仁霖、刘薇、伍骅、汪兆悌、胡小吉、程远洛、沈叔平、钱惠濂、萧明、劳远回、把铁梅、张守慎、韩立炎、贾宝琨、单鸿逵、黄庭愈等新老社员20多人。其主要负责人是聂运华，后来是汪兆悌，但工作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干的。和清华剧艺社一样，北大剧艺社发扬西南联大剧艺社的传统，同样针对现实编写剧本，演出剧目。之后，北大剧艺社几次吸收新社员，1949年“五四”，北大剧艺社演出最后一出戏，完成了它在解放前的历史使命。

南开大学的戏剧传统史有专载，西南联大剧艺社到了南开肯定也有组织和活动，有的

史书上说南开成立了剧艺社，但南开剧艺社的情况未见具体材料。1947年5月，南开学生自治会组织文艺演出，“另一个节目是虹光剧艺社的反内战名剧《凯旋》”。²⁶⁾虹光剧艺社或许就是“南开剧艺社”发展而来的。

西南联大剧艺社在北京虽然分成了北大剧艺社和清华剧艺社两个团体，但它们并没有壁垒分明，相反，它们一直在相互沟通与合作，尤其是在一些大型演出上两个剧团相互支援，共同完成。例如，1947年春清华剧艺社排演茅盾的《清明前后》，北大剧艺社的丛硕文、聂运华去参加演出；1928年北大剧艺社演出苏联西蒙诺夫的《记者生涯》（《俄罗斯问题》），清华剧艺社的童璞去搞化装。而1947年暑假演出陈白尘的《升官图》则是北大剧艺社、清华剧艺社和燕京海燕剧团、清华沙坪剧团联袂演出的，1948年暑假北平学校戏剧团体联合会成立后，出版了第一本戏剧集《置身在民主斗争中》，其中收入了清华剧艺社、北大剧艺社及燕大海燕剧团的作品。由此可知，北大剧艺社和清华剧艺社是西南联大剧艺社在北京的发展和延续。

结 语

西南联大有两个著名剧团，一个是西南联大话剧团，一个是西南联大剧艺社。联大剧团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剧团，剧艺社则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个剧团，这两个剧团一前一后，构成了西南联大戏剧历史上的两座高峰。

联大剧团的辉煌期在抗战前期，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国共合作，政府领导人民抗击侵略，人民抗敌情绪高涨，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枪口一致对外。由于内部团结，全民抗战，再加上云南的半独立的特殊环境，联大剧团开展话剧活动，宣传抗日，或者演出非抗战的艺术戏剧，都容易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支持，因此，联大剧团举行了多次公演。剧艺社的辉煌期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前夕，那时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内战的爆发，国共裂痕明显，摩擦加剧，虽然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要发动内战，而人民急需和平建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决心起来制止内战的发生，西南联大掀起了一股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高潮，国民党对此进行镇压，遂酿成了

²⁶⁾张发文：《凯旋事件始末》，《南开校友通讯》（内刊），夏23期，2000年10月。

“一一·二五”枪声和“一二·一”惨案，学生和政府形成了尖锐对立。剧艺社以此为题材创作和演出，政府当局必然予以禁止，于是，演出只能在学校内部进行。

背景和演出剧目不同，决定了这两个社团的特点和贡献也不同。首先，联大剧团的突出成就在演出方面，剧艺社的突出成就在创作方面。联大剧团公演了《祖国》、《原野》、《玩偶家庭》等大戏，掀起了昆明话剧演出的高潮，推动了云南戏剧运动的发展；剧艺社虽然也演出过《风雪夜归人》、《芳草天涯》等大戏，不过多为“内部演出”，没有登广告，没有公开售票，也很少得到学术界的评论，所以影响面有限，但是剧艺社开创了西南联大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创作了几部活报短剧和一部多幕纪实剧《潘琰传》，在“一二·一”运动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广场剧《凯旋》成为史家与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相提并论的名作。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特点和贡献是：联大剧团以演出艺术性较高的剧本名世，剧艺社以编演战斗性较强的剧本著称。联大剧团以著名编剧、著名导演、著名舞美、著名演员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因此它的突出成就在戏剧的艺术方面；剧艺社以创作反内战、争民主，揭露“一一·二五”和“一二·一”事件真相的剧作并及时排演铸就辉煌，因此它的突出贡献在政治的斗争方面。此外，剧艺社策划组织了一台少数民族原生态民间歌舞演出，轰动了昆明，开创了把民族歌舞搬上城市现代舞台的历史，开拓了文艺演出的道路，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的影响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个层次：以校内层次而论，联大剧团开创了西南联大热爱祖国、服务现实、注重演技、联系群众、密切内外的戏剧传统，并且培养了戏剧人才，对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剧艺社继承了西南联大的戏剧传统，再着重发挥了戏剧的战斗和宣传作用，同样也锻炼了一批戏剧人才，对复员后的北大、清华、南开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以校外层次而论，联大剧团不仅公演了能激发敌气的著名大戏，而且下乡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一些抗战短剧，对于宣传抗战、鼓舞人民斗志起了巨大作用，其影响主要是在抗战方面，剧艺社的演出主要在校园内，因此其影响主要在昆明的教育界，虽然也下乡演出过，但艺术方面的影响不如联大剧团巨大，又由于围绕“一二·一”运动进行宣传演出，其影响主要是在反对内战方面。

这两个剧团提供的经验主要有三条：第一，借助他人力量。联大剧团有自己的一批演员，完全能够自导自演，是一个可以独立工作的剧团。剧团自导自演的几出戏也都不错，但相对而言，产生了轰动效应的几出戏都是借助了他人力量而成功的。风子是剧团最忠实的伙伴和老师，孙毓棠和闻一多是剧团的导师且亲自做导演和舞台设计，名家曹

禹和导师陈铨都有功于剧团。剧艺社虽缺少联大剧团所受的名人恩惠，但也借助了他人的力量。这主要指剧团的骨干在进入剧团以前都是训练有素的戏剧人才。萧荻因在西南联大戏剧研究社演出的《阿Q正传》中饰演小D获得普遍好评而得名，王松声在延安鲁艺和江安国立剧专学习过，郭良夫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温功智是江安国立剧专科班出身，丛硕文酷爱戏剧，有戏必演。²⁷⁾在剧艺社成立前丛硕文和温功智已经是昆明舞台上小有名气的演员。一个剧团拥有这样一些内行演员，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第二，注意外联工作。联大剧团的几次轰动演出或者出于某种公益目的，或者与某个团体有关。譬如，演《祖国》是“为前线将士募鞋袜”，演《玩偶家庭》是“劝募战时公债”，演《原野》则用了“国防剧社第三届公演”的名义。这些都是对外联系的结果。剧艺社的对外联络表现在参与外界的演出工作、自己去外地演出和组织别人来演几种：曾参与国立剧专来昆明演出的《棠棣之花》，尤其是帮助新中国剧社演出各个节目，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的劳军队多次去部队演出，策划和组织彝族民间艺人来昆明演出等。外联活动帮助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总的来说，是对国家、民族和艺术有利。第三，必须是学生自愿的组织。联大剧团和剧艺社都是学生中戏剧爱好者自己的组织，是学生自觉自愿组织起来的，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授意、敦促或干预。剧团的所有活动也是学生自己决定，学校不作任何指示。当然，导师是有的，但导师只在大方向上作引导性的建议。由于社团成员自觉自愿，又在团里享有充分的自由和高度的民主，能自作决定，所以，社员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因而能把剧团工作做好。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当局管理的加强和组织的健全未必是好事。清华剧艺社的老社员在叙述清华剧艺社的解散历史时说：“随着在校同学班级活动的加强，清华剧艺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²⁸⁾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27) 程法俊、孙同丰：《为人民大众呐喊的校园戏剧——回忆联大剧艺社》，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 王松声等：《回忆清华剧艺社》，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二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参考书目

- 西南联大校友会,《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 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 吴戈,《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赵慧,《回忆纪念闻一多》,武汉出版社,1999.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 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1996-2006.

Abstract

JuYiShe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beginning
and end

Li Guang-rong, Xuan Shu-jun

JuYiShe(drama art group) is the last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 it is born in the autumn of 1944, end in May, 1946. It is well known because of performing opposing civil war drama, still supported the New China Drama Troupe's performance in Kunming, participate to start and organized a performance activity --move the Yi ethnic's song and dance of original appearanc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city stage. It is the over of the drama activity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s also the founder of post war new drama activit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and did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drama.

Key words: JuYiShe(drama art group)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history, contribute, meaning